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七十回 蔣平遇龍滔定計 趙虎見史丹施威

且說蔣爺瞧這賣藝的可憐練了半天，連上個給錢的也沒有。忽然從外邊進來一個黃臉的大漢，生的猙獰怪狀，說：「朋友，沒人給錢，你可別放閒話。皆因你不懂得這裡規矩。你應當先找出一個在本地有人緣的頭目人來，叫他幫著你湊合，半衝他，半衝你，那方能行的了。打算你自己要一天，也要不下一文錢來。除非有過路的給錢，要是我們本地人給錢，還有人不答應呢。你不懂規矩呀，朋友，你貴姓？」史丹說：「姓史，我叫史丹。」那人說：「史壯士，我給你找個事情，不知你願意不願意？」史丹說：「我賣出無奈，欠下了人家的店錢，才出來賣藝，只要與我找個吃飯的地方，永不忘爺台的好處。」那人說：「在這南邊有個團城子，裡面住著東方大員外，他們那裡打更的約有四□多人，打算要尋找四個打更的頭目，可得有些個本事才好，據我看你這本事雖不甚強，你這身量相貌還可以。」史丹一聞此言，就與那人深深施了一禮，說：「恩公，但能如此，我要得了好事，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處。」那人說：「明日正午，我在團城子西門與你留下話，見了員外時節，成與不成在兩可之間。」史丹說：「那就看我的造化就是了。」那人一回手，給了他一錠銀子說：「你拿這銀子，還還店錢，換換衣服，明日正午相見。」史丹又給打恭。那人說：「我可要走了。」史丹說：「請吧。」那人又說：「我可要走了。」史丹說：「請吧，你老人家。」那人哈哈一笑，說：「朋友，你敢情是個渾人哪！」史丹說：「我也不算聰明。」那人說：「我給了你銀子不算事，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姓甚名誰呀？」史丹一聞此言，羞了個臉紅過耳，說：「爺台，我實在是個渾人。」隨說著，「撲咚」就給那人跪下了，說：「恩公你千萬別怪我，到底你老人家貴姓？」那人哈哈一笑，說：「我姓朱，單名一個英字，外號人稱黃面郎，你明天到那裡之時就說有個姓朱的，自然就與你回說進去，千萬你可要記好了。你在哪個店裡住著哪？」史丹說：「我就在這五里新街西口外頭有個李家小店，在他那裡住了□幾天光景。」朱英又說：「你算計這五兩銀子連還店錢帶置衣裳夠與不夠？如果不夠我再給你幾兩。」史丹說：「足夠足夠。」黃面郎朱英這才揚長而去。瞧熱鬧的眾人也就一哄而散。史丹也就拿著銀子提了捎馬子，撲奔五里新街去了。蔣爺說：「咱們走罷。」蔣爺與智化、展南俠說：「此處有很好的一個機會，你們二位想到了沒有？」智爺說：「什麼機會？」蔣爺說：「咱們要是有人同這個姓史的一說，明天與他一同上團城子做個假投降，此時東方亮正是用人時節，只要是高一頭、闊一膀的人他是准要。團城子裡頭若有一個內應，要請冠袍帶履就容易了，藏珍樓的底咱們也就得著了。誰人可去呢？」智爺說：「就是這個人不好找。」大家隨說著就到了五里新街西口，忽聽後面有人喊叫，說：「四老爺，怎麼這樣忙哪！」蔣爺回頭一看，原來兩個人：一個是白方面，短黑鬚，粗眉大眼，一身皂青緞衣襟；一個是年幼的後生，粉綾色武生中，粉綾色箭袖袍，薄底靴子，肋下佩刀，面如美玉，五官清秀，無非就在□八九歲。一看那白方臉的，就是大漢龍滔，看那後生，不認得是誰。那人走近要叫「展老爺」，蔣爺對他使了一個眼色，那人才不敢往下叫了，彼此對施了一個常禮。展爺問：「這是誰？」龍滔一回頭，把那後生叫過來說：「給你見見，這是展伯父。這就是我姪子，他叫龍天彪。」後生過來與展爺叩頭說：「展伯父在上，姪男天彪叩頭。」展爺把他攙起來，說：「賢姪請起。」龍滔與所有的人——全都見了一禮。展爺說：「找一個清靜之處說話。」離那瞧熱鬧之人遠遠的，幾位坐下。蔣爺說：「這就是大爺跟前的姪男罷？」龍滔說：「對呀，這就是我哥哥龍淵之子。」蔣爺問：「從何而至？」龍滔說：「皆因先到開封府任差去了，王老爺馬老爺告訴我，你們在南陽府團城子五里新街打下了公館，我們就上這裡來了。剛到這裡，聽見有人說這裡有個播台，我們多躡幾步奔到此處，不料真遇見老爺們了。」蔣爺問：「你姪子跟來作什麼？」龍滔說：「皆因他父親被花蝴蝶一毒藥鏢打死了，如今跟著他馮七叔練了一身功夫，他七叔就是不會打暗器，這孩子他一心要學打鏢，叫我帶了他，給他找了師傅，跟著學打鏢。學會的時節，慢慢找花蝴蝶的後人，只要是他沾親帶故無論是誰，打死一個，就算與他天倫報仇。」蔣爺說：「好，稱得起是個孝子。龍老爺打算與他拜誰為師？」龍滔說：「四老爺給他想一個人罷。」蔣爺說：「這裡有一個很好的人。」龍滔問：「是哪位？」蔣爺說：「無非輩數不大相符，就是我把姪也可以教他，收作一個師弟。」龍滔一聽是徐良，說：「要是徐老爺可就好了，不但使鏢，什麼暗器都會。」回頭就把天彪叫過來，說：「你這師傅，一身的暗器，不但學鏢，要學什麼就有什麼。四老爺你給說一說，咱們立刻就拜。」蔣爺說：「使得。」叫徐良過來，說：「我與你收個徒弟，龍老爺的姪子，方才與你見過的那個。他要跟你學鏢，為給他父親報仇。衝著他這一點孝意，你就收了這個徒弟，日後准能不錯。」徐良說：「姪男年輕，如何敢收徒弟！」蔣爺說：「你不必推辭了。龍老爺把他叫過來磕頭罷。」龍滔把天彪叫過來，就在白沙灘這裡大拜了四拜，行禮已畢，龍滔也給徐良深施一禮，說：「兄弟，你多分些心吧。」爺兒兩個又與蔣爺道勞。徐良說：「咱們可是教著看，學會了很好，要是學不會，可別說我不會教徒弟。」龍滔說：「你不要太謙了。」收徒弟已畢，大家都與徐良道喜，他復又與大眾磕了一會頭，龍天彪也給大眾磕了一回頭。智化說：「四哥，你方才說，我們這裡少一個人上團城子作個內應，據我看龍老爺可去。」蔣爺點頭說：「我也是這個主意。」龍滔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蔣爺對他如此這般學說了一回。龍滔說：「使得。君山我都敢去詐降，別說這個地方。」天彪答言說：「眾位伯父在上，可不是我小孩子家多說話，要光叫我叔叔上團城子去作個內應，恐怕不行，最好我也跟著二路前往，姓史的帶我叔叔他們不好打聽的事情，我都好打聽，他們到不了的地方，我可以到得了。我是小孩子家，他們絕不能疑惑我。眾位伯父想想，使得使不得？」蔣爺說：「也倒有理。」展老爺問：「去了怎麼個說法？」蔣爺說：「作為龍老爺與那位姓史的是親戚，龍爺帶著姪子在鏢行做買賣，由鏢行散下來，沒剩下錢，要在此處打把勢賣藝，碰見這個姓史的了。姓史的說這個地方沒人給錢，就提這個姓朱的，為他們爺兩個也求一求這位姓朱的給美言美言，就是在團城子裡打更，也是情甘願意，這樣一說，沒有個不成。」展爺說：「怎麼見得一說就成？」蔣爺說：「他要想謀反，他豈不各處找尋這高一頭闊一膀的人，龍老爺這個相貌焉有不成之理。」展爺說：「誰去找那姓史的去呢？」蔣爺說：「不用多少人去，就是同著張三老爺、趙四老爺就行了。」智爺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就辦理。」展爺說：「我們在哪裡等你們呢？」蔣爺說：「我們都在美珍樓相會。」說畢大家散去。

蔣爺同定張龍、趙虎奔了李家小店，進了路北的店門，至裡面。那姓史的正拿著銀子出去購買衣服，一看，忽然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，趙虎先就過去，說：「朋友，你認識我們不認識？」史丹回答說：「三位恕我眼拙，未領教貴姓？」趙虎說：「我們是開封府的，這是我們蔣四大人，這位是我三哥姓張，我姓趙，叫趙虎。」史丹一聽是開封府的校尉，轉瞬間就顏色更變，說：「眾位老爺們請坐，你們眾位必是為我來的，我是被罪之人，我可不是逃軍。」趙虎說：「你不用說那些個，你跟著我們到開封府見相爺就得了。」史丹一聞此言，嚇了個膽裂魂飛，就給趙虎跪下了，說：「我在那裡賣出無奈，看看快餓死才上這裡，找幾個盤纏仍然回去任罪。」蔣爺說：「你且起來，不必撒謊。我先問你一句話，你是願意死，願意活？」史丹說：「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？」蔣爺說：「你願意活，方才姓朱的給你找得那個事情，東方員外是作什麼的你知道不知？」史丹說：「我就知道他是個員外，別事一概不知。」蔣爺說：「如今襄陽王造反，他與襄陽王連手，也是一個反叛。」史丹說：「他既是個反叛，我餓死都不跟著他去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既然說出這樣話來，你就是大宋的好子民，我們只要說明白了，你只管前去。」史丹說：「我可不去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叫你去，你只管前去。不但你去，我有個朋友姓龍，他還有個姪子名叫天彪，與你同去。我把實話告訴你，向著反叛也在你，向著大宋朝廷也在你。」史丹說：「我什麼事向著反叛的呢？我要向著反叛的叫我不得善終。」蔣爺說：「好，你同著我們這龍姓的爺兒三個同去，就提你們是親戚，他們是在鏢行裡保鏢，如今把買賣散了，要在此處賣藝。你們碰見，你說賣藝不行，作為他們爺兒兩個苦苦哀告與你，轉求這位姓朱的給他們美言美言，就在員外家內打更。行了更好，要是不行，也不干你事。只要此事依我，不但你前罪可免，還算你一件奇功。我見了相爺給你回明，准有你一個小小武職官做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」史丹一聞此言，連連點頭說：「四老爺，倘若人家不收，那時可別嗔怪於我。」蔣爺道：「我方才說過，事要不成，不與你相干。」遂叫趙虎

把龍滔找來。史丹又問：「四老爺，叫我們前去何用？」蔣爺說：「我要不言，你也不知。萬歲爺丟失了冠袍帶履，現在團城子藏珍樓裡面，不知道那藏珍樓裡面的消息兒，總得有個內應方能得他裡面的實底。再說他擺擂台，裡面有許多賊人，他又是王爺的餘黨，有了內應，捉拿起來豈不省事。實話都告訴與你，就看你心地如何了。」正說之間，就見趙虎帶著龍滔進來，蔣爺給他們引見了。史丹問：「我們明日一同前去，說我們是什麼親戚？」龍滔說：「我們作為是兩姨兄弟，這是我姪子。」龍天彪說：「叔父，你倒不用說我是你姪子，就說我們是父子爺兒兩個，據我想著，比說是你姪子還強哪！」蔣爺說：「很好，這孩子實在聰明。」把主意定好，蔣爺掏出兩錠銀子給與史丹說：「你們作零用盤費罷。」然後告辭。龍滔、天彪也不跟回公館去了。

張趙二人跟著蔣爺，到了美珍樓往裡就走，從西邊扶梯而上，至樓上一看，共是五間樓房，當中三間都是金漆八仙桌椅條凳，南面俱是隔扇，東西兩邊兩間雅座，俱是半截窗，上掛著半截斑竹簾，從外往屋內看，看不真切，由屋內往外看，看的明白。北面是一帶欄杆，全都是朱紅斜卍字式。蔣爺奔到隔扇那裡，往下一看，是人家大醬園的後身，很大的院子盡是醬缸，地上一半地下一半，有兩個人在那裡曬醬。東雅座有人把蔣爺叫將進去，蔣爺一見是南俠、智化，就把史丹他們的事情說了一遍，復又叫過賣另添杯箸，又添了些酒菜。正在吃酒之時，忽然跑上一個人來，周圍一看，復又下去，就與白菊花同上來。眾人捉拿淫賊這段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